



滇 | 西 | 学 | 术 | 文 | 丛

◎ 侯兴华
著

傈僳族 历史文化探幽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滇 | 西 | 学 | 术 | 文 |

◎侯兴华著

傈僳族 历史文化探幽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傈僳族历史文化探幽/侯兴华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滇西学术文丛)

ISBN 978 - 7 - 5482 - 0044 - 4

I . ①傈… II . ①侯… III . ①傈僳族—民族历史—中国
IV . ②傈僳族—民族文化—中国 IV . ①K28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5880 号

傈僳族历史文化探幽

侯兴华 著

策划编辑：徐 曼

责任编辑：徐 曼 刘 焰

封面设计：刘 雨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 875

字 数：257 千

版 次：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2 - 0044 - 4

定 价：25. 00 元

地 址：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邮编：650091）

发 行 电 话：0871 - 5033244 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 - mail：market@ynup.com

“滇西学术文丛”总序

蒋永文

保山学院的前身为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处气候宜人、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滇西重镇——保山，是一所建校已有30年，主要为拥有1100万人口的滇西7个州、市培养中小学师资的地方师范院校。长期以来，在艰苦的条件下，学院为该区域培养了上万名中小学教师和各行业建设者，为祖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9年4月，学校被教育部批准升为保山学院。这使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大学肩负着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重任。学术是大学的精髓，学科是构筑大学的基石，学者是大学精神的化身。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是大学的基本理念。科研和教学是彼此促进的，在教学中，可以激发灵感，开阔思路，发现研究课题。而研究成果又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二者相得益彰。为了给滇西地区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资源，保山学院必须建立一支热爱教育事业、业务过硬、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为此，学校以重点学科建设为龙头，提高效益为目标，以形成科研特色，增强科研实力。学校近几年采取了资助科研立项、奖励科研成果、出版学术论文等措施，不断提高广大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更好地为广大教师提供出版学术论著的园地，学校决定继续出版“滇西学术文丛”，出版学术水

平较高的著作，相信“滇西学术文丛”的出版，一定会对保山学院科学的研究的深入，学科建设和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

辽阔的天空，允许大鹏展翅高飞，也允许小鸟上下蓬蒿。广袤的大地，允许参天大树生长，也允许无名小草成长。我们是小鸟，我们是小草，这套丛书，远非成熟完美之作，作者水平还需要不断提高。我们期待着批评和指教。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2009年5月

目 录

导 言 (1)

傈僳族历史文化篇

傈僳族研究文献综述 (7)

傈僳族族称探析 (25)

从数字“七”和“九”探索傈僳文化点滴 (35)

傈僳族刀杆节的由来及其演变 (46)

傈僳族酒文化刍议

——以“同心酒”为例 (61)

试论傈僳族的原始宗教信仰 (76)

基督教在云南傈僳族地区的传入、发展和影响 (99)

傈僳族文字概述 (121)

傈僳族传统婚俗大观 (149)

傈僳族丧葬习俗概览 (165)

傈僳族服饰文化变迁研究 (184)

国外傈僳族篇

傈僳族的迁徙与其中缅泰跨国境分布格局的形成 (211)

泰国傈僳族的由来及其社会文化 (224)

缅甸傈僳族田野调查历险记 (242)

傈僳族社会问题篇

傈僳族社区离婚问题探究

- 以怒江州泸水县排路坝村和保山市隆阳区
白花林村为例 (267)

西南边疆傈僳族地区小学教育问题探讨

- 对腾冲县猴桥镇傈僳族小学的田野调查 (288)

- 后 记 (303)

导　　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勤劳勇敢的傈僳族是 56 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据 2000 年第 5 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傈僳族 634 912 人，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两省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三江并流腹地。傈僳族还是一个跨国境而居住的民族，除中国外，国外的傈僳族主要生活在缅甸、泰国、印度东北部，其次散居于斯里兰卡、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俄罗斯、美国、德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共 40 多万人。^① 从族源来看，傈僳族属于氐羌后裔；从语言来看，则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关于傈僳族的直接史籍记载，最早见于唐樊绰《蛮书》。《蛮书》卷四“名类”条载：“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按：茫应为邛）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之种族。”^② 仅从史书中第一次出现傈僳族的名称起到现在，傈僳族的存在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傈僳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

^① 即东北部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 又译阿鲁纳查尔邦)，是印度所设的一个邦，下辖 13 县，根据我国 1959 年公布的统计数据，其面积约为 9 万平方公里。此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印度东北部边界，绝大部分都由我国政府宣称主权，称为藏南，并将该地区划入西藏自治区的错那、隆子、朗县、米林、墨脱、察隅 6 县的管辖范围之内。我国政府不承认印度控制该地区或者设立此邦的合法性。

^② 樊绰撰，向达、木芹注：《云南志补注》卷 4，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5 页。

文化。这些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傈僳族文化从内涵到外延，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本书探讨的重点之一。

本书由“傈僳族历史文化篇”、“国外傈僳族篇”和“傈僳族社会问题篇”三部分组成。其中，“傈僳族历史文化篇”是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包括《傈僳族研究文献综述》、《傈僳族族称探析》、《从数字“七”和“九”探索傈僳文化点滴》、《傈僳族刀杆节的由来及其演变》、《傈僳族酒文化刍议——以“同心酒”为例》、《试论傈僳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基督教在云南傈僳族地区的传入、发展和影响》、《傈僳族文字概述》、《傈僳族传统婚俗大观》、《傈僳族丧葬习俗概览》、《傈僳族服饰文化变迁研究》十一篇文章。文章引用了大量的史料，阐述了傈僳族的节日文化、服饰文化、丧葬文化、宗教信仰、婚姻习俗及其族称来源、含义等内容。“国外傈僳族篇”由《傈僳族的迁徙与其中缅泰跨国境分布格局的形成》、《泰国傈僳族的由来及其社会文化》、《缅甸傈僳族田野调查历险记》三篇文章构成。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撰写博士论文的需要，《缅甸傈僳族田野调查历险记》一文是笔者前往缅甸对傈僳族进行田野调查的真实记录。文章包括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经历的事件及其感想。此外，“傈僳族社会问题篇”共有两篇文章组成，即《傈僳族社区离婚问题探究——以怒江州泸水县排路坝村和保山市隆阳区白花林村为例》、《西南边疆傈僳族地区小学教育问题探讨——对腾冲县猴桥镇傈僳族小学的田野调查》。这两篇文章均以傈僳族社区田野调查为主，以数字为依据，用事实说话，分析了造成傈僳族社区离婚现象普遍、离婚率居高不下和小学教育落后的原因、影响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性建议和对策。

个人认为，本书不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还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首先，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上篇部分，即“傈僳族历史文化篇”。此部分涉及傈僳族的历史、族称、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服饰等内容。其中，《傈僳族刀杆节的由来及其演变》一文反驳了现今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即刀杆节是由王冀的部队传入的，并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论证了刀杆节起源于傈僳族传统的原始宗教，只是由于傈僳族迁徙到腾冲、龙陵一带后，受汉文化影响，其刀杆节的文化内涵发生了演变，增添了爱国主义情感色彩。《傈僳族族称探析》一文在解读其他学者关于傈僳族族称解释的基础上，拨乱反正，提出了傈僳族族称来源于“*Ngu alli gua su*”这句傈僳族语言。总之，很多文章在透彻分析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和看法，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在中国、泰国、缅甸等国家，研究傈僳族的学者很多，但大多是孤立地进行的，没有把傈僳族当做一个跨国境分布的民族来研究。东南亚著名民族历史专家何平教授告诉我们，历史上，云南与东南亚本就是一个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体，如果把许多问题和事件孤立地分开来探讨和研究，就看不到问题的整体性、连贯性和延续性，从而会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错误。因此，本书把国内外的傈僳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正确的、可行的。实践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

其次，本书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国外傈僳族篇”和“傈僳族社会问题篇”两部分。近年来，伴随着中国与东盟各种条约的签订，中国与东南亚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级别也越来越高。云南与东南亚很多国家山水相依，同饮一江水，保山更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第一站、桥头堡。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跨国民族某些天然的有利条件，如作为横跨中国、缅甸、泰国、印度的傈僳族，因为他们

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祖先认同，这无疑会为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提供天然的平台和桥梁。但同时，也因为他们之间交往频繁，民族感情、宗教情感、亲情、乡情和友情往往会使国家概念模糊不清，从而产生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三者间的错位。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将会威胁到我国国家安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和警惕的问题。在本书中，笔者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2008年8月，国家民委提出了全国六个特困民族，傈僳族便是其中之一。云南省将从2009年开始进一步加大对景颇族、佤族、拉祜族、傈僳族四个特困民族的特殊扶持力度，希望通过2至3年的试点建设，5年的全面扶持，使这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达到当地中等或中等以上水平。扶持特困民族，需要了解造成这些民族贫困的原因。傈僳族社区教育落后、离婚率偏高等社会问题是造成其贫困的主要原因。发展经济，脱贫致富，首先要从教育入手，提高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减少离婚案件，维护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因此，本书对国家制定傈僳族的扶贫政策具有指导性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中，相当一部分材料来自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果说本书内容还有一点点的新意，那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目光更为开阔而已。由于本书的写作采取单篇论文的形式，因此在材料，特别是在同一史料的使用上个别地方稍有重复。另外，本书涉及内容较多，包括傈僳族文化方方面面，加上资料奇缺和个人才识所限，虽然笔者已竭尽全力，但书中难免会有不足甚至错谬之处，在此，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傈僳族历史文化篇

傈僳族研究文献综述^①

内容摘要：傈僳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自唐代史书中出现“粟粟”二字以来，特别是近现代，国内外专家学者从族源族称、社会形态、生活习俗、服饰文化、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对傈僳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大批优秀成果也应运而生。本文从古代、近现代和国外傈僳族文献研究三个方面对这些文献资料作一归类整理，以便于今后的学者对傈僳族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傈僳族 研究 文献 综述

一、古代傈僳族研究文献综述

傈僳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关于其直接的史籍记载，最早见于唐樊绰《蛮书》。《蛮书》卷四“名类”条载：“粟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按：茫应为邛）台登城东西散

^①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参看了杨光民的《近十年内国内傈僳族研究综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解鲁云的《近十余年傈僳族研究综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和张泽洪的《中国西南的傈僳族及其宗教信仰》（《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期）三篇文章。在此对三位作者表示谢意。

居，皆乌蛮之种族。丈夫妇人以黑缯为衣，其长曳地。”^① 樊绰所见的“粟粟两姓蛮”，《新唐书》记载为粟蛮二姓。《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蛮传》载：“粟蛮二姓、雷蛮三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嶲、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②

明清以来，汉文史料对傈僳族及其生活习俗的记载更详细、更清楚。虽然对其族称的书写形式大相径庭，但不外乎与“傈僳”二字相近的汉语读音，如粟步、力些等。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北胜州风俗说：“有名粟步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惟皮张耳。”^③

明天启刘文征《滇志》卷三十《羁縻志》“种人”条载：

力步，惟云龙州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直撒衣，被以毡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衣。善用弩，发无虚矢。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径三四寸者前行，自后发弩中其盾，而妇人无伤，以此制服西番。^④

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八十七“北胜州”条载：“有蛮粟些，亦罗罗别种，巢处山林，猎取禽兽以给食。”^⑤

① [唐] 樊绰撰，向达、木芹注：《云南志补注》卷4，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②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20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17页。

③ 《续修四库全书》第6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④ 《续修四库全书》第6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页。

⑤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42页。

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四“种人”条的记载与《滇志》里的记载如出一辙：

力步，迤西皆有之。在大理名猓猓（傈僳），在姚安名猓猓（傈僳），有生熟二种。男囚首跣足，衣麻布衣，披毡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善用弩，发无虚矢。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径三四寸者前行，自后发弩中其盾，而妇无伤，以此制服西番。^①

唐代史料中所称“栗粟两姓蛮”，与彝族的祖先罗罗都属于东爨“乌蛮”的一支，所以史料中称之为“罗罗之别种”。明代史料中又出现沿用唐代傈僳族的称呼。明杨慎《南诏野史》卷下《南诏各种蛮夷》记载：

力步，即猓猓（傈僳），衣麻披毡，岩居穴处，利刀毒矢，刻不离身。登山捷若猿猱，以土和蜜丸，饥得野兽即生食，尤善弩，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以此制服西番。野力披发插羽，尤凶悍。^②

清代以来，云南地方志文献中对傈僳族的称呼大多使用“栗粟”二字。清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二“风俗”条载：“云龙州栗粟，于诸彝中最悍，依山负谷，射猎为生，长刀毒弩，日不离身。祭赛则张松棚燃炬，剥獐鹿诸兽而已。亦事耕种，饶黍

^①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1页。

^② 《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丛书》第1辑（下册），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32~33页。

稷莽稗。”^① 清谢圣纶《滇黔志略》卷十五“云南种人”记载：“栗粟，散入姚安、丽江、大理、永昌四府，在诸夷中性最凶悍。”^②

清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种人”条载：

獮猻（傈僳），有生熟二种，岩居穴处。或架木为巢，囚首跣足，高鼻深眼，身着麻布，披毡衫，猎取禽兽为食。居无定所，食尽即迁，佩弩带刀，虽寝息不离。性凶暴嗜酒，一语不投，即持刀相向。俗好仇杀。近惟居澜沧江边者为熟獮（傈）。^③

清光绪十一年《永昌府志》卷五十七“种人”条载：

獮猻（傈僳），居高山极冷之地，与崩竈稍异。善使弩，发无虚矢。其箭有毒，中之即死。种火麻以为衣，猎野兽以为食。有夷话，无夷字，凡江外深山之间皆有。^④

从语言来分析，傈僳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说傈僳族“有夷话，无夷字”，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傈僳族确

① [清] 李斯佺、黄元治纂修：(康熙)《大理府志》，见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5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② 高国祥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1辑第87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页。

③ 高国祥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1辑第25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④ 高国祥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1辑第30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页。